

# 儿女风尘记

张孟良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# 儿女风尘记

张孟良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儿女风尘记

张孟良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\*

787×1092 1/32 9 1/2 印张 190 千字

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7次印刷

印数 1,073,000—1,153,000册 定价 0.83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以长工张天保全家的苦难和斗争为中心，写出了旧社会中人民生活的极度煎熬，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及其爪牙的阴险残酷，不屈的人民只有跟上共产党革命，才有生路。小说共分三部：第一部，写张天保全家五口逃荒到静海城西，在恶霸地主刘五家里做了长工，大女儿被骗卖后自杀，张天保带了妻子儿女，到天津告状，被迫害得家破人亡，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张小马；第二部，写张小马带着深刻的仇恨，被关进杀人如麻的“救济院”，进行着不屈的斗争；第三部，写张小马逃出“救济院”后，在“古城洼”的生活。当时，数不清的男女老少惨遭日寇和汉奸的烧杀，张小马从苦难与斗争中成长起来，投入了革命的怀抱。

# 目 次

## 第 一 部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逃难的人 .....     | 4   |
| 2. “乐善好施” .....   | 8   |
| 3. 陷阱 .....       | 14  |
| 4. 火烧刘家院 .....    | 18  |
| 5. 凤姊 .....       | 23  |
| 6. 风暴 .....       | 29  |
| 7. 凤姊的信 .....     | 36  |
| 8. 夜店 .....       | 46  |
| 9. “古楼大街刘家” ..... | 50  |
| 10. 告状 .....      | 58  |
| 11. “讹诈” .....    | 67  |
| 12. 探监 .....      | 75  |
| 13. 玉贞 .....      | 82  |
| 14. 狱中 .....      | 91  |
| 15. 在“法庭”上 .....  | 96  |
| 16. 勉强的判决 .....   | 105 |
| 17. 兴隆小店 .....    | 110 |
| 18. 兄妹讨饭 .....    | 118 |
| 19. 卖女还债 .....    | 124 |
| 20. 小罗 .....      | 132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1. 行刺 .....     | 139 |
| 22. 闹店 .....     | 146 |
| 23. 小马和李掌柜 ..... | 151 |

## 第 二 部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“天津市救济院” ..... | 157 |
| 2. “孤儿学校” .....   | 166 |
| 3. 不屈服的孩子 .....   | 170 |
| 4. 逃命 .....       | 176 |
| 5. 参观的人来了 .....   | 181 |
| 6. “儿童节” .....    | 192 |
| 7. “七七”事变 .....   | 201 |
| 8. “救济院”的变化 ..... | 208 |
| 9. “医院” .....     | 214 |
| 10. 不去日本 .....    | 222 |
| 11. 风天雪地 .....    | 228 |

## 第 三 部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沦陷后的家乡 .....    | 233 |
| 2. 一条大鲤鱼 .....     | 240 |
| 3. 水上风波 .....      | 249 |
| 4. “讨伐” .....      | 258 |
| 5. 赎人 .....        | 266 |
| 6. 血泪流在“古城洼” ..... | 277 |
| 7. 水流千遭归大海 .....   | 296 |



# 第一部

## 1. 逃难的人

1934年，山东省的庄稼先旱后涝，颗粒没收。再加房捐地稅，兵荒马乱，逼得百姓求生无路，欲死不能。济南市街头巷口常有卖儿女的，后来设立了“人市”，五岁的娇娃只能换得三斗高粱。穷苦的人们出卖气力没有人雇，讨饭没有人给，村野、街道常见有饿死的人……年景真苦呵！

南关外金鱼桥畔，有张家兄弟二人，兄名天保，弟名天义。兄弟分家各过生活。天义没有娶过媳妇。天保也曾念过几年书，娶妻王玉贞，生下二女一男。大女儿凤姊，年已十五岁，生得十分好看，人们都说张家洪福来临，生下仙女。小女儿顺妹只有一岁。儿子小马年已八岁，生得聪明伶俐。一家五口，往年指望天保扛长工和凤姊、小马挑野菜过生活；如今，扛活做工没有人雇了，野地里一片荒凉，挑菜拔草也无处寻觅。家中又无可变卖的东西，饥寒渐渐逼紧了。

这天下晚，天保由市里寻工回家，走进窝铺，见铺里黑洞洞的，就问道：“为什么还不点灯？”

“灯油早就熬干了。”玉贞抱着顺妹答道。

天保叹了口气，解下褡膊，坐在炕上，向凤姊说：“还有点烟叶吗？”



凤姊抖抖烟荷包，摸了摸答道：“还能凑上一袋。”随手拿起烟袋，装好烟，送到爸爸手中，给燃着火。

“今天做工了吗？”玉贞问。

“做屁吧，街上连个人也碰不见。”天保吸了口烟，又慢慢地说：“卖了一大管血，换得三毛钱。”

“爸爸，”小马从炕上爬起来问道：“抽你的血不疼吗？”

“别管疼不疼了，活一天是一天吧！”

玉贞听丈夫说卖了三毛钱的血，心中非常难过，对凤姊说：“把那碗苦菜汤给你爸爸热热。”

“别热了，省把柴禾吧。”天保端起碗来就喝，忽又把碗放下来，“小马，来，咱爷儿俩喝。”

“我不饿，”小马推着爸爸的手，“爸爸，你喝吧。我不饿。”

“傻孩子，一天没吃饭还有不饿的吗？”天保把碗放在儿子的唇边。小马喝了两口，苦得咬牙。

他把小马拉到怀中，抚摸着他的头，教训道：“爸爸这一辈子，劳劳碌碌，白天黑夜都得拚死拚活，腿摔伤了，腰累弯了，可是没吃过一顿饱饭呵！你这一辈子，可别象我！”

小马仰着头，看着爸爸那对在黑暗中闪光的大眼睛，答道：“爸爸，我长大了，有了本领，赚了钱，光让你吃饱饭，穿好衣服。”

“好孩子，”天保拍着儿子的肩说，“快快长吧。”

正说着话，忽听街上枪响。他们大人孩子都提心吊胆地静听着。一阵紧张的跑步声过后，又安静下来。

“不知又发生什么事情啦！”天保担心地说。

“我看这样下去，饿不死也被折磨死了！”玉贞说，“不如到小马的姑姑家去投亲，那里的年景总比咱这死地方好吧。”

天保也曾想过这条活路。因为他性情耿直，不肯向亲友张口求救，所以他总是说：“指亲不富，看嘴不饱。还是要靠自己才行啊。”再说，冀东宝坻县离这儿八、九百里路，没有盘费，怎样去呢？如今又提起这件事，他回答说：“最好还是别靠亲戚，这年月一个雷天下响，谁家也够紧呵！”

“难道咱这一家人就得等着饿死吗？”玉贞说。

天保心中一惊：这话问得十分有理，不去投亲又怎样活下去呢？

“姑姑家也不是外人。再说，咱们在他家还能白吃闲饭吗？谁不能干活儿呀？”

天保听妻子说得满有道理，心想：不论到哪里全是凭气力换饭吃，这又不是去勒索他们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依了你吧。还得跟二叔商量商量，最好一块儿去。要不，他一个人在这儿咱们也不放心。”

当晚，凤姊请过天义来，讨论投亲的事。结果，天义不愿去。兄弟商量妥，待天保在姑家安下家，天义再去投奔哥哥。

第二天拂晓，窗纸露白，一家人就起身赶路。也没什么行李可收拾的。天保担着一副青菜筐，一筐装着锅碗瓢勺，一筐盛着破衣烂被。玉贞抱着顺妹。凤姊和小马都提一个讨饭的小筒，拿着打狗的柳条棍。剩下的那口破缸，还是小马祖爷手里留下的，已有二百多年了，拿不了，只好留给天

义使用。天保夫妻又嘱咐天义许多处世待人的话；天义叮嘱兄嫂到了姑家来信，送他们到金鱼桥边，骨肉流泪而别。

那时正是八月天气，天高云淡，荒野枯原，人烟稀少。趁着天气晴朗，正好赶路。一路上，饿了进村去讨饭，渴了井边去喝水。走到哪里累了，就在哪里歇肩。夜来宿在树下，或是寄住古庙，地当炕，天做被，受尽风雨饥寒，千辛万苦。不觉走了半月，来到河北地面。站在高处远望：一眼看不到边的大平原，长着绿油油的庄稼，象碧绿的沧海一样壮阔。

这天正是中秋节。走到静海县城西，天色已晚。那轮金光光的大月亮渐渐地由东天冒上来，映着浓密的庄稼。秋风吹来青苗的幽香。运河中浮荡着大小船只。

“这里的庄稼多么好呀！”玉贞羡慕地说，“闻着香甜香甜的。”

“呵，”天保无动于衷地答着：“好也没有咱们一颗！”

他们到了运河渡口，河东就是县城，渡船已经停泊，过不去了。他们只好就在树下歇息。

天保见河边大柳树下有一眼井，井口系着四个轱辘。探头向下一望，寒气逼人。他松下一个轱辘，打上一斗水。喝了一口，觉得冰凉，正好解渴散热。玉贞母子走得又饥又渴，更是口不离斗地喝起来了。

天保直起腰，四下望望，见到对面杨树林里隐隐约约有个村庄。就对玉贞说：

“你抱着顺妹在这里看着担子，我们爷儿仨到村里讨些饭来吃。”

天保领着凤姊和小马走进村里，甚觉稀奇；村里有百户人家，被车道自然地分割开，南面十几家，清堂瓦舍，很是整齐；北面却是乱挤挤的一片破茅草屋。更奇怪的是：这样的丰年盛景，中秋美月，正是好玩的夜色，可是家家关门闭户，街里静静的，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。他们父子三人悄悄地望着，正在疑惑，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喝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他们吃了一惊。

## 2. “乐善好施”

父子三人忽听背后有人喝问，急忙回头一看，面前立着一人。借着月光，看得清楚：他不象庄稼人。四十来岁，短胳膊短腿，大头大肚子。戴一顶马莲草帽，身穿青纱长衫，脚穿白袜、青呢皮底鞋。猪嘴唇，八字胡，塌鼻梁，扫帚眉，两个凸出的蛤蟆眼，瞪得圆溜溜的盯着他们。天保心中寻思：他不是村长就是财主，别惹恼了他。于是陪笑向前打躬说：

“大爷，我们是逃荒的人，走得肚子饿了，手里没钱，想在宝庄上讨些饭吃。”

来者原名叫刘五，“官封”刘善人，是当地一个有名的财主，外号“西霸天”。今夜正是中秋佳节，他溜出门来，想到西庄坡杨树林观景赏月，刚刚蹀到村边，忽见月光下冒出三个人影儿，晃晃悠悠地奔庄上走来。他以为是穷汉偷庄稼回来了，就悄悄地跟在后面，观察动静。后来见他们在村心

打转转，他又怀疑：“偷节的吧？”可是他们又不进谁家门户。他测摸不定，就恫吓了一声。天保说明来历，西霸天上下打量他：五十来岁的穷汉，穿着半截袖的破小褂，蓝粗布裤子上补丁摞补丁。虽然身穷衣破，但是饱经风霜的脸上带着刚强志气。他一见这样的穷汉，怒火早顶裂脑瓜皮，眉毛一纵，正待大发雷霆，忽然听见孩子叫道：

“可怜可怜我们吧，大爷。”

西霸天向天保身后留神一看，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。女孩生得身材苗条，体格匀称，瓜子脸儿，五官端正，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在月光中一闪一闪的，好似两颗星星，非常清秀可爱。男孩也跟女孩差不多的俊秀。他看得呆了，那股怒气早就烟消云散了。

“嗷呀呀！宝贝哟，多么可怜呀！”他那两只蛤蟆眼盯着凤姊，皮笑肉不笑的说：“你们这是由哪儿来呀？”

天保说了逃难经过，最后说：“给点饭吃吧。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完全可以。”西霸天把圆眼珠转转，点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，你们等一会儿，我去叫个人来。”他匆匆地走进村里。

天保把担子取来。玉贞抱着顺妹，拖着酸痛的两腿，挪到村边，坐在碾盘上，等候舍饭的人。

西霸天家中有个管账先生叫赵六，是西霸天老婆的表小姨的表侄。他正坐在门房刮脸，忽听西霸天在大门外咳嗽，赶紧把刀子皂盒收起来，戴正了红疙瘩帽盔，拍拍衣襟的烟灰，迎着西霸天，满脸陪笑说：“姑老太爷，您回来了？”他扶正了椅子，“坐吧，姑老太爷。”又端过一杯茶，毕恭毕敬

地捧着，“刚泡好，您品品味儿。”

西霸天接过茶杯，向赵六挤了挤蛤蟆眼，指指窗外，才把肥厚嘴唇贴近杯口。

赵六跑出门房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侧着耳朵听听，四外鸦雀无声，缩回头来，关好大门。进了门房，放下帘子。他如同被驯服的狗，规规矩矩地站在主人脚前，等候差遣。

西霸天对着赵六的耳朵，好似老鼠偷油，鬼鬼祟祟地说了几句话。

如同恶狼闻到肉味一样，赵六转身就向外跑。

“回来！六子！”西霸天见他跑得太慌张，喝住他。

赵六回转身来，耳朵贴在西霸天嘴边，低声问道：

“什么事情？姑老太爷。”

“小心点！可别叫道北面的穷鬼们撵跑了！”

“您放心吧，”赵六晃晃脑瓜说，“这是油篓里掷骰子——没跑！”说罢，奔村西去了。

天保一家正盼望着舍饭的人，忽见跑来一人，惊讶地嚷着：“唉呀，唉呀，这年头要饭的一个跟着一个跑，真没办法……”这人生得相貌不大好看：拳头大的脑袋，瘦巴巴的脸，尖嘴猴腮，两道八字眉下藏着一对三角眼，不住地眨眼皮，盯住凤姊说，“嘿，这小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机灵，可惜没有福分，若是……”话到舌边留了半句，转过话头对天保说，“走吧，走吧！到家里吃饭去，还等什么？”

“别到您家麻烦您了。”天保连忙说，“给我们一点剩饭吃就行啦。”

“别客气，咱们这里可不同别处，周围百八十里地，没有

不知道刘家堡有位刘善人的！冬舍棉，夏施单，春秋两季放白面！走走走！”说着话，拉了凤姊和小马就走。

天保一家跟着赵六，来到刘家门口：一片青砖瓦房，黄松大门，门板上镶嵌着两只铜荷叶，衔着一对大铜环，被月光照得光华耀目。门脚卧着一对青石狮子，门框两边挂着两只红灯笼，印着三个金字：“积德堂”，门楣上面高悬一块黑漆大匾，上雕四个金黄大字：“乐善好施”。张天保暗暗忖度：“这可不是普通的财主家呀！”他们跨进大门，越过串堂，迎面是四扇屏风，画着山水人物，风花雪月。绕过屏风，来到堂院，四下望望，乃是座四合套大瓦房。上房中灯光闪闪，亮如白昼。东西两堵矮墙，各有一个月亮门。伙计们正在东跨院喳喳地吃饭。他们走到西跨院，进了耳房，房内很洁净。天保把担子放下，气喘吁吁地揩着汗。

赵六望着张天保，眨眨三角眼说：“你们先在炕上歇歇脚，我马上给你们提饭去。天也黑了，宿一夜明天再走吧。”天保夫妻说了许多感激话。赵六去不多时，提来一桶稀粥和几个红高粱饽饽，说：“还热得很，快吃快吃！我去看看伙计们就回来。”

“请您忙去吧，”天保说，“我们自己料理了。”

赵六晃着小脑袋，找西霸天去了。

“这家财主可真善呀，”玉贞吃着饭说，“活到四十岁了，头一次碰见善人。”

“实话！”天保说，“好人总是有的。咱们吃了人家的饭，怎样谢谢人家呢？”

凤姊端着一碗粥，呆呆地望着门外的月影，似乎在思虑

什么。

“姐姐，”小马问道，“你为什么不吃飯呀？”

凤姊焦虑地望着妈妈，说：“送飯的这个人，贼眉贼眼的，他在村口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你这个丫头呀，”玉贞没有注意刚才的事情，劝她说，“你怎么这么多穷事呢！快吃饭，都凉了。”

凤姊不再言语了。

“够吃了吗？”赵六贼溜溜地跑来了，似乎关切地问道，“再提点去吧？”

“够了，够了，”天保连忙答道，“多谢您费心，这辈子可忘不了您的恩情。”

玉贞想：“吃了人家的饭，还不知道人家姓名哩。”就问：“刚才那位大爷贵姓呀？”赵六晃晃小脑袋，答道：“那是我们刘家堡的财主，嚯，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的，人称刘善人，可真是一位大好人呵！”他伸出大拇指来。

“您是——”天保欢喜非常地问。

“我——”赵六搔搔头，“我是这里的先生，姓赵。刘善人是我姑老太爷。”他很骄傲地晃着脑袋。

“噢！”天保陪笑说，“原来是赵先生，您多关照吧，忘不了您的好处。”

赵六的两颗绿豆眼珠，贼溜溜地盯着凤姊，天保夫妻的话，他都没听清，口里只是嗯嗯地答着。

凤姊被赵六狡黠的目光逼得低下头去，红着脸儿，被月光映衬得仿佛刚出水的莲花苞，更显得好看了。

赵六暗暗赞叹：“真是深山出俊鸟，穷人居然生下这



样的美女！……”

那轮皎洁的圆月已悬到南天，有几朵棉絮般的白云在月下飘着。正房里“当当当”敲着佛磬。穷汉们差不多都已入梦。耳房只余下张天保一家和赵六。院中静悄悄鸦雀无声。

“唉！”赵六未开言先叹了口气，望望天保说，“这个苦年头，穷人逃到哪里去也活不了，佛爷不施饭，天下穷人都得饿死。南边荒，北边也荒；东面苦，西面更苦。逃难的人，总是死的多活的少呵！”他翻翻白眼珠瞟瞟天保，天保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；瞧瞧玉贞，玉贞无精打采，不言不语；小马和顺妹全睡着了；凤姊低着头，愁锁双眉。他见这全家人都默默发愁，问道：“你们要逃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唉！”天保咂了下牙根，“小孩有个姑姑，住在冀东宝坻县。那里的年景也许比家里好些，想到那里去投亲。路过这里，碰上你们，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。”

“噢！”赵六吃惊地瞪着眼，“你说的就是冀东二十四县那个宝坻县吗？”

“对了，对了。”天保点点头。

“唉呀！那里可去不得呀！”他晃着小脑袋说，“去不得，去不得！”

一家人都愕然了。凤姊抬起头来，惊恐地听着。

“为什么去不得呢？”天保两眼直呆呆地看着他。

“今天早晨由天津来的人还说咧，宝坻县闹了大水，淹没了村子，灌死无数的人；又闹土匪，抓男抢女，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简直是下了十八层地狱啦！”他晃着头